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  
请扫码加群爆料

春节将近,当千家万户沉浸在欢声笑语中时,总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各自岗位上,用辛勤的劳动守护着城市的运转与温暖。近日,由羊城晚报出品的“羊晚V评”视频栏目特别邀请了五位来自不同行业、春节期间依然在岗的劳动者担任评论员,以他们的亲身经历,分享工作中的所见所感。

在这五位基层评论员的讲述中,日常的点滴能折射出温暖的光辉,平凡的生活轨迹能映照出不凡的时代气息。拥抱新变化,成为他们过去一年最为真实生动的写照。该系列视频将于1月29日起陆续推出,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!

A

1月23日晚,广州金融城片区一栋写字楼里,与陆续走下楼准备下班的白领们不同,28岁的郭顺迎来一天中另一个忙碌期,他在楼里跑上跑下。“逢年过节,楼里这些公司都会准备年货,下单寄出。”加入顺丰成为一名快递员五年,郭顺依旧保持着接单后一小时内必响应的坚持。“找到顾客的地址不难,只是最近礼品量大,常常要打包到很晚。”近半个月来,年货寄递高峰期期间,郭顺负责的区域快递量比平时要多20%-30%。

每当手机响起,传来新的派单信息时,郭顺总是第一时间查看,然后迅速制定出最优路线,确保能够准时到达客户指定的地点取件送件。忙中有序,得益于智能化技术的发展。往年春节前后值班,面对一大堆包裹,郭顺有时也会头疼:“以前要自己一个个看地址然后分拣、手写信息,再凭经验去规划路线,效率很低,还很容易出错。现在代码一扫,就扫出来了。”

郭顺把包裹往智能系统上一放,相关信息便被自动识别并分类,再用智能手持终端一扫,系统便立即规划出最优的配送路线。“以前一天跑一百个件都费劲,现在轻轻松松能跑一百五十个,省时又省力。”他在成堆的包裹中来回转,熟练搬运,但这段时间,不论是取件还是送件,见到客户,他都愿意说上一句吉利话。“智能化很便捷,但机器替代不了人,没有人的温度。”

郭顺在楼里跑来跑去时,33岁的张杰也在掐着时间爬楼。他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,跑单五年,两度在骑手荣誉盛典中获得“最佳成长奖”。这一奖项为辛勤付出一整年的优秀骑手设立,他甚至被邀请到北京接受表彰。“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天安门!”在成为外卖骑手前,张杰有过很多份工作,五年前创业失败,迫于生活压力,买了一辆小电驴上路跑单,当时他也没想到今后会在这一行越干越有劲。

“有时排在电梯前的队伍都要排出口到马路对面去了,实在等不及,就一口气直接从1楼爬到27楼。”张杰提到,送外卖没有纯干体力活累,然而也有辛苦的时候,提着大包小包爬楼,累得两腿打颤时他也有过抱怨,但为了一家生计,还是坚持了下来。“更重要的是,一定要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,要做肯定要做成绩。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。”他说道。

当外卖小哥巴士司机们化身『羊晚评论员』——

## 拥抱新春,拥抱变化

图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唐德荣  
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李妹妍 谭洁文 罗清晓 潘玮倩



郭顺



张杰

何志明



余展豪

陈振建

在新阶段中干劲满满

为传统文化而骄傲自豪

凭借着那股子韧劲,张杰已成为越秀区淘金商圈配送站点的优秀骑手,好评率接近百分之百。随着时间推移,他已不满足于此,还希望向行业管理层迈进一步。“2024年,我的关键词就是晋升。”如今,张杰已是该站点站长。

刚接触管理岗的工作时,因有着对骑手工作的熟悉和在站点的好人缘,张杰上手很快,而接触得越多,他才发现自己还需要学习更多。初中文化程度的他面对一堆需填写的报告、表格,时常犯难。“当时每天要帮忙解决骑手碰到的问题,还要研究站点的情况,然后针对性完成填写表格等工作。”张杰回忆道,“经常在站点抱着电脑待到凌晨两三点,不懂就学,慢慢琢磨。”光一份述职报告他就记不清改了多少遍,最清晰记得的,是彼时所有站点站长齐聚,他站上台讲完报告之后,“真的是满堂掌声”。

新一年里,广州巴士集团四分公司的司机何志明也同张杰一样,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变:“我今年47岁了,从工作以来就跟车打交道,公交车就开了13年,如今又开上了‘易搭巴士’。”

今年1月8日,“易搭巴士”在广州黄埔区知识城部分区域正式上线试点运营,不同于传统

公交车定线、定站、定时的模式,要搭乘易搭巴士,只需网约呼叫,让“人等车”变成了“车等人”。

家住知识城的何志明看到这一消息便立即报名,“离家近,而且新一年,我也想有个新挑战。”从公交车司机转变为巴士司机的头一个星期里,接下新挑战的何志明又觉紧张又觉新鲜。“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后,我们开去定好的位置接他。一开始,我对这种新模式还不熟悉,也担心操作系统出问题。”他解释道,“易搭巴士跟以前开公交车不一样,现在不是跑固定的线路了,要更随机应变”。

但很快,何志明就没有时间紧张了。“有一次有个小区的业主坐了我的车,他说开设这条线真的太好了,又多了一个出行的选择,要在业主群宣传出去,多多支持我们。”他听了很高兴,因为付出有人认可。随着名声越传越广,从一开始的清闲,到接单不断,何志明打趣着说:“停不下来,根本停不下来。”

春节前夕,何志明仍坚守在岗位上,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出入平安。“之前开公交也好,现在开巴士也好,能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,听他们说一声‘谢谢’,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,就还有动力干下去。”

“哪位小朋友知道,我国四大发明分别是什么呢?”1月23日,在秦汉二陵博物馆,50岁的文博志愿者余展豪带着一群小朋友围在展板前,耐心又细致地为孩子们导览,去年他的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500小时。

这几年,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,过年期间,各大博物馆、文化场所成了大家探寻传统文化、打卡留念的热门之地。去年春节,余展豪一天就要进行五六场讲解,“不停地转,在这个展厅结束后,立马跑到另外一个展厅。”今年也不例外,他已做好准备迎接新的连轴转。“做一天雷锋很容易,但做一辈子雷锋很难,我就愿意去做一辈子。我不觉得是负担,我能讲,愿意去讲,也想自己一次比一次讲得好。”

秦汉二陵博物馆有近百位社会志愿者,在余展豪看来,志愿者们是拧成一股绳在做事,愿意用自己的时间和特长去帮助别人,去推广文化。去年,余展豪与团队发起“志愿十二时辰”计划,从自己做起,带领身边人参与文博志愿服务。“虽然服务的时间短,但能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,有会手语的、会唱粤剧的、会剪纸的……慢慢地,我们的文博志愿服务活动就会更多元起来。”

汕头潮阳忠精英歌队队长陈振建一样在思考“多元化”的问题。潮汕地区有游神赛会的民俗,英歌队被认为是游神赛会负责开路的“护卫队”。这是陈振建领队的第三年。从2018年开始接触忠精英歌队算起,

他在队里已有7年的“英歌舞龄”。“我们从小就看英歌,能进入英歌队,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发扬光大,是一件很自豪的事。”

2023年,法籍街舞大神卡卡与英歌舞队员同台“飙舞”的MV《潮魂英歌》刷屏各个社交平台,让参与拍摄的忠精英歌队火爆了一把。陈振建提到,这次“出圈”也让他们多了许多“自来粉”,“许多观众给我们留言,说‘文化交融的创意很赞’。”在遵循祖辈传统的基础上,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英歌舞“走向更大的舞台”。

去年,马来西亚柔佛潮州八邑会馆武术团到汕头进行英歌舞学习,包括忠精英歌队在内的3支不同流派的队伍对其开展了联合教学,为马来西亚首支英歌队的成立增添了关键助力。不仅如此,忠精英歌队还受邀前往马来西亚表演交流,让当地华人再次感受到这波文化热浪。

如今,临近春节,陈振建忙得脚不沾地——他不但要紧盯队员们的日常排练,还要事无巨细安排化妆、演出、休息等大小事务,为各种节庆巡演做准备。“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不能仅仅是嘴上说说,而是要做出行动,尽可能地传播出去。”

春节期间,大街小巷挤满看英歌舞的人,每每此时,陈振建总一次次为这门传统文化的魅力打动。在他的记忆里,英歌响,锣鼓敲,年味就有了。

河南小伙错认“父亲”16年后寻得生母:

## 期待人生第一个“团圆年”

16年“父子”竟是骗局

“根据DNA分析结果,排除样本所属人侯某与样本所属人王刚存在亲子关系。”看着DNA检测报告上的白纸黑字,王刚头脑一片空白。

2024年12月中旬,王刚带腿脚不好的“父亲”侯先生去医院看病。由于“父亲”多年来未曾体检,王刚想着替他抽血化验一下,确保没有其他疾病。在拿到血样后,王刚心思一动,想到认亲十多年来还没做过亲子鉴定,他顺便去做了DNA检测。“结果出来后,能打消一下心里的疑虑也挺好。”王刚说。

然而,DNA鉴定结果显示不匹配。王刚难以想象,自己辛苦寻亲找到的“父亲”,是一个骗子。

王刚自小在寄养家庭成长,从未见过亲生父母。2008年,25岁的王刚看到许多离散家庭通过《等着我》等寻亲节目团聚,便产生了向媒体求助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。当年,豫鲁两地媒体以“河南小伙滕州寻亲”为主题对此事作了持续追踪报道。

在媒体的帮助下,王刚找到了其最后待过的寄养家庭洪家。依照洪家人提供的线索,王刚找到了侯先生。彼时侯先生育有四个孩子,他表示王刚是他的私生子,还拿出了王刚3岁时的照片。在媒体记者和当地派出所民警的见证下,双方很快就认了亲。

王刚告诉记者,在认亲之前,他并未与侯先生做DNA检测,一是因为十几年前医疗条件有限,做DNA检测需要到省会大城市,很麻烦;二是在那么多人的见证下,王

刚根本没想到侯先生会做出乱认“私生子”这种事。

如今,回想过去相处的经历,王刚发现“父亲”对许多问题极尽搪塞敷衍。当年相认后,王刚询问亲生母亲的情况,侯先生总是以母亲早已去世为理由避而不谈。十几年来,王刚多次催促过侯先生去做亲子鉴定,他也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拒绝。

在得知侯先生并非自己的生父后,王刚曾给他打过电话询问,侯先生只淡淡地回应了一句“我想想”,此后就再无回音。王刚等待一个星期后再次拨去电话,已无法联系上侯先生。

幼时辗转多个寄养家庭

万般无奈下,王刚只好再次求助媒体。河南电视台《小莉帮忙》栏目曾电话连线过侯先生,面对王刚的质疑,侯先生称:“不是父子关系就不是父子关系,还想怎样?”直到王刚当面见到侯先生,他给出解释称当年看王刚孤单可怜,才将其认作私生子。

对于侯先生的解释,王刚难以接受。“我当年25岁,是成年人了,已经结婚生子,有什么需要可怜的吗?”王刚称,他至今都琢磨不出,当初侯先生到底为什么要错误认他。1月23日,羊城晚报记者尝试致电侯先生了解情况,电话未能接通。

王刚从小与父母离散,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待过的家庭有十几家之多,遍布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

王刚介绍,根据2008年寻亲时知情人的讲述,他在5岁前就

被3户人家收养过,其中便包括被王刚错认为“父亲”的侯先生。在王刚自己的记忆中,他只记得最后一个寄养家庭洪家。在村里,王刚经常被同村孩子欺负,“野孩子”的嘲讽声伴随他的成长历程。在王刚八九岁时,他离家出走,一个人在外流浪。

此后,王刚被多个家庭领养又抛弃,始终没有一个安稳的栖身之所。“不管在哪个家庭,我吃饭都要看别人的脸色。换句话讲,我从来没有被真正接纳过。”只有徐州的一户家庭,曾提出要正式收养王刚,但当时还是小孩子的他已被伤透了心,不敢再轻信他人。

在王刚离开时,这家人为他买了离开徐州的车票,给了他一笔钱,还为他买了水果、矿泉水和烧饼。这是王刚童年时期为数不多的温馨回忆。在寻亲的同时,王刚也在尝试找到这户徐州的好心人家。“我无意去打扰他们的生活,只想对叔叔阿姨说声谢谢。”

1997年,王刚开始独自打工维生,擦皮鞋、卖录像带、倒卖小饰品……为了生存,王刚什么活儿都干,直到最后在郑州开了超市,才站稳脚跟。

迟到40余年的团圆

得知自己被认了16年的“父亲”欺骗后,王刚重新踏上寻亲之旅。在媒体和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,王刚联系上了自己的第一任养父任先生。通过任先生,王刚了解到自己的母亲极有可能在安徽蒙城。依照这条线索,王刚成功找到了生母刘妈妈。王刚告诉

记者,看到DNA检测结果的那一刻,他长舒一口气,“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”。

1月17日,王刚前往安徽蒙城认亲。在高速路口,王刚的哥哥姐姐早已等候多时,他们为王刚戴上准备好的红围巾。而母亲刘妈妈见到王刚的瞬间便流下不止,她为儿子穿上新羽绒服,不停地说着“你有妈妈了,有妈妈疼了”,母子二人相拥而泣。

王刚告诉记者,他到家后和母亲、哥哥姐姐们相处得非常融洽,完全没有隔阂。“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,但是没有陌生感,或许这就是血脉相连吧。”

在和家人的交谈中,王刚得知了自家生于1982年,本名洪洪星,小名星星。王刚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,他出生后父母无力抚养,将他寄存在远方亲戚任家照顾。此后,王刚的亲生父母曾多次前往任家想要接回孩子,但任家已将王刚转送他人抚养,难以找回。兜兜转转40多年后,王刚才第一次“回家”。

王刚的母亲已经73岁了,父亲则在6年前已经去世。言及此处,王刚难掩对侯先生的怨恨,“因为他的错误,耽误了我整整16年,我本可以有机会见上父亲一面,如今只剩下遗憾了”。王刚称,他和家人要求侯先生在媒体上公开道歉,否则,他将考虑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侯先生的责任。

春节的脚步愈来愈近,王刚的心情也愈发激动。他已经准备好和儿子一道在蒙城陪母亲过年。“这是我,也是家40多年来的第一个真正团圆年!”



王刚和姐姐(左一)、母亲(左二)的合影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 
图/受访者提供

近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,据DNA鉴定结果,自己认亲16年的“父亲”竟然是假的。1月16日,记者联系上该男子王刚。王刚称,自己从小辗转过十几个寄养家庭。2008年,已经25岁的他求助媒体找寻亲生父母,其中一任养父侯先生称王刚为其私生子。王刚称,受当时条件所限,没有立即做DNA鉴定,谁料多年后发现,自己与侯先生竟无血缘关系。

在媒体曝光此事后,王刚在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已找到自己在安徽蒙城的亲生母亲。1月17日,王刚前往安徽认亲,成功与生母相认。王刚告诉记者,自己当前已返回郑州,不过除夕前一天他将带着孩子重回蒙城,过人生第一个“团圆年”。